

譯社摘文。著原德赫



# 中戰大次二 術戰与略戰之國英

行發社版出摘文學大旦復

本書原名 THE DEFENCE OF BRITAIN (一九三九年紐約 Random House 出版：全書

三頁，定價美金三元五角)。作者李德爾·赫德 (Liddell Hart) 是英國當代大軍事批評

家、戰略家，著過許多軍事學的書。「慕尼黑」前後，供給了英國參謀部若干的軍事計劃，

英國參謀部的軍事計劃，曾受他著作的影響。本書是他最近的著作，書中對於這一次歐戰中

的英國戰爭目的，軍事準備，及聯軍的戰略與戰術，均加以深刻的分析。他說：「英國的問

題，要在於阻止速戰速決，尤其是在於確保其本身，以免受致命的打擊」。這意見現在已成

為展開在我們眼前的事實，因為英國的戰略，的確是把防禦當做最有效的進攻。

157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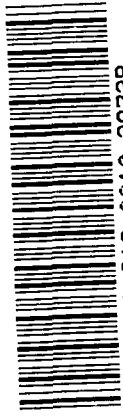


1 聯軍戰略的基本原理

第一篇 聯軍戰略的基本原理

防禦戰的條件

中國圖書館藏



4541 212 0010 3973B

現代軍事的基本條件是什麼？第一、與人力相比，機械力的價值日益增加。第二、是從第一點引伸出來的，即作戰能力依賴工業力和經濟資源的程度日益增加。第三、是防禦更較攻擊為有利。

自滑鐵盧之戰以迄第一次世界大戰，軍事學家都奉「密集大軍」的學說為圭臬。這一怪物是拿破崙在法國革命時代的產物。將這個學說引入軍事界的產婆是普魯士的戰爭哲學家克勞斯維茲。不幸他在自己的思想尚在萌芽中便溘然長逝，留下密封的底稿，上面寫着這樣一句重要的話：「要是工作因我去世而中輟，則此中所見到的僅可稱之為一堆未定形的概念……足以引起無限的誤解」。後來，事實證明了他的這句話。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民主主義的浪潮撫育了這個密集大軍學說的生長。武裝民衆的觀念正投合民主主義者之所好；而其他目光短小的人士却立即加以利用。奧役平等成了民主政治的一個替身。

克勞斯維茲的見解，無疑地受了他參與拿破崙戰役所得的經驗的影響，在那次戰爭中，拿破崙敗於優勢的人數——在他耗盡其自己的軍力以後。另一個影響是軍隊的武器和配備，在克勞斯維茲時代，未有重要的改變。他之所以在機械的發軔時代力言「人數的優勢日益成為決定的因素」，多半由於這個技術停滯的緣故。

密集大軍的學說在一九一四——一八年受到最大的試驗。機械的發達暴露了這個學說的謬誤，而予拿破崙名言「兵不在多而在精」以一新意義。一個精兵運用着一架機關槍，遠勝於二十個、一百個、或一千個用刺刀向他衝鋒的兵。進攻的隊伍愈密集，則機關槍所發揮的威力愈大。

徒擁大軍的無用，從第一次大戰俄軍遇人數較少的德軍而一再為其所敗的東戰場上，得到一個最重要的

217942

例證。德軍之戰勝人數絕對優勢的俄國大軍，全憑優越的武器和迅速的行動。

在西戰場上，雙方的軍械比較相等，在兩軍總司令部從戰場上明白認識「在現代砲火下，軍隊人數的優劣，無非徒供犧牲」這一事實以前，雙方軍隊精華毀滅殆盡，而入於僵持的局面。但他們却以為他們的錯誤僅在低估掩護所必需的砲火力；因此，依然忠於密索大軍的學說，而把這個學說譯成了另一種方式，即「以砲兵制勝，以步兵佔領」。隨着這一理論，他們試用密索砲轟的方法。這一個方法的成效亦很有限。這種大規模轟擊，雖能衝破敵軍防綫的某幾點，却不能摧毀敵軍全部的防線。

西戰場的所謂戰役，不過徒然自斃，先則甲方欲攻陷乙方防線而自招毀滅，繼則乙方欲攻陷甲方防線而自招毀滅。戰爭根本成爲一種持久力的比賽。其戰果全視那一方面因作戰能力消耗殆盡而首先崩潰。即以這種戰果而言，飢餓的決定力也比較作戰力爲大。直到大戰結束，防禦物依然非常堅固，由此可以得到明證。協約國的海軍壓力，削弱了德軍的活力，造成糧食和原料的缺乏，又由這種缺乏促成其崩潰。迨德軍總司令部在一九一八年作孤注一擲以求西綫勝利者，即由於這種無形的壓力：他們既不圖於取得局部勝利的戰果以後及早覓取和平，而又不能確切明瞭達到全面勝利——全面勝利便是他們的軍事學說所解釋爲戰爭之唯一正目的者——的困難。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深刻教訓】自一九一八年三月及四月兩度大舉進攻英軍未獲決勝後，德軍於五月即轉攻法軍陣綫；其目的並不欲在那裏獲得決勝，而僅在意圖牽掣法國後備軍於該處，以便最後對英作致命打擊時，法軍無從應援。這種牽掣性的攻擊，共計三次：五月、六月、及七月。第一次攻擊雖取得局部的勝利，但於其牽掣的目的，並沒有什麼裨益；第二次力量不足；第三次攻軍已疲敝不堪，無力進行其目的了。更不行的是攻軍在精神方面和物質方面都已陷於消耗殆盡的絕境，造成了其後戰敗的局面。假使有所謂「軍隊自殺」的話，那就是一九一八年的德軍。

最後的進展只有在德軍總司令部自毀其抵抗力時始成爲可能。在聯軍施行八月總攻以前，德軍早已

是敗軍了！敗於他們自己總司令的「硬攻」。

倘就德軍的目的而言，那就更容易看出其軍事論據的謬誤點，正是英國正史所發見的「沒有一個人比德軍大將更聰明，勝利祇能以攻取得一這句話。但這種「智識」一則未免太過「理論」；它使他們漠視了取得勝利所必需的「攻取」——登道夫「狹於他在東戰場攻擊戰成功而經驗」，而一於一九一八不去計算一下進攻英、法、美、三國聯軍的成本」。二則未免過於褊狹；它使他們不進一步問一問所謂勝利究竟是否值得。如果把戰爭僅僅交與戰略家去支配，那對於國家的命運，實在是件「太嚴重的事」。我們需要更高遠博大的戰略見解，這見解必須能將每次戰爭後面的平時狀態包括在內。

【軍事的目的——勝利？】對於上次世界大戰的教訓經過二十年反省之後，到今日在各方面依然聽到「勝利一為兵家所必爭的老生常談，而毫不計及勝利在實際上是是否可能的問題。他們既未解釋如何可以達到這樣一個結果，也未提供適當的理由來證明這種預期的必然性。西班牙及中國的戰事對於第一次大戰後軍械的發展，却給我們一個判斷標準。從這兩次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出，縱要毀滅組織不良的裝備條件顯然處於劣勢的軍隊，亦非易事——何況和過去相較，困難且有增加呢。由此可知：在雙方軍備和實力大致相差不遠的列強交鋒的二次大戰中，勝利實在是沒有把握的。

在現代戰爭中，勝利的夢只是靠着空想來支持。而這種空想又遇到一個顛撲不破的事實，即現代防禦戰術久已證明遠較攻擊為優越。陸上作戰在理論上雖可屬於無限戰爭——即可戰至最後一人——的範圍，但在實際上陸戰的限度亦已日趨狹窄，既因隊伍繼續進攻一個難攻不拔的防禦堡壘自然會產生厭戰心理，又會遭遇生產攻擊所必需的大量軍火的工業力的困難。

【戰爭的經濟基礎】從現實的見地看來，正與戰場上機械力日益增加其對軍備人力的支配相同，工業亦已把前綫的軍隊和大戰略的後方打成一片。除非給養能從工廠中和油田中維持不斷，則軍隊不過是烏合之眾而已。

現代戰爭所必需的基本產品約有二十種。一般生產所需的煤。發動力所需的煤油。炸藥所需的棉花。羊毛。鐵。運輸所需的橡皮。一般軍械及各種電氣設備所需的銅。煉鋼和造軍火所需的鐵。製造子彈所需的鉛。製造炸藥所需的甘油。製造無煙火藥所需的賽璐珞。製造爆發物所需的水銀。製造飛機所需的鋁和鐵礬土。製造化學儀器所需的白金。製鋼及一般合金所需的錒和錳。製造大砲和機器所需的石棉。製造藥物所需的雲母。製造炸彈所需的硝酸和硫黃。

英國對於這些產品的需要量甚大；但除煤以外，大多數英國本國皆付缺如。不過祇要航路能進行，多可求之於殖民地。以鐵而論，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供給來自加拿大，其餘的百分之十多半來自法國殖民地新卡利多尼亞。主要的不足品為錒、水銀、和硫黃，而煤油也不夠供戰時的需要。法國不能從殖民地取得這幾種不足品，此外還短少棉花、羊毛、銅、鉛、錳、橡皮、及其他較小的需要。蘇聯對於大多數的產品有豐富的供給量；它祇缺乏錒、鐵、和橡皮，而銅和硫黃的供給也不足。

列強之中最堪自給的是美國：煤油產量計佔世界三分之二，棉花計佔三分之一，銅亦幾佔三分之一；依賴國外來源供給者惟錒、鐵、橡皮、錫、鎳、鎢、和一部份的錳。

日本除銅和鐵以外，亦缺乏大多數原料。德國國內不產棉花、橡皮、錫、白金、鐵礬土、水銀、和雲母，而鐵砂、銅、錒、錳、鎳、硫黃、羊毛和煤油，也很不足。由於援助西班牙叛軍，它得藉有利條件取得鐵砂和水銀，但經常供給仍有賴於航路的通行。又，它所需要的羊毛，已由新發明的木質替代品彌補一部份。此外，它以成本較天然產品為高的人造橡皮代替橡皮平時需要量的五分之一，用本國生產的燃料代替煤油需要量的三分之一。除用煤提煉者外，德國從自己的油井中，每年約得煤油一百萬噸；又從奧地利和捷克取得少量煤油。為應付平時的需要，它得輸入五百萬噸，主要的購自委內瑞拉、墨西哥、荷屬東印度、美國、蘇聯和羅馬尼亞。據估計，德國戰時需油量每年會超出一千二百萬噸。由此而觀，人造燃料的增加無論如何還是不夠用的。祇有在羅馬尼亞的油田——每年可產七百萬噸——而又須完好如故，始能有彌補缺額的希望。

那不但需要保存物質的、工業的、和金融的實力，並且還需要保存精神的實力。如果在戰時的過程中，英國人民卓越的精神喪失殆盡，剩下來的祇是一些糟粕，則勝利又有何價值？在討論第二次歐戰中英國應取的步驟時，有一個嚴重的危險，即把此次歐戰與上次歐戰相對比；由於新技術的發展，由於敵方的範圍有擴大的可能，這種對比的危險更為嚴重。英國在以前數世紀中所以能較敵國更為持久，原在於它能夠憑自己力量的過度消耗。

### 防禦法——攻乎守乎

我們可以正確地指出：軍事界最高當局的頭腦中，似乎依然是彈着老調，至少在歐洲大陸上是如此。列強的官方學說，依然為猛烈攻勢戰的觀念所支配，並且祇以在戰場上完全毀滅敵方武力所獲得的勝利為其唯一軍事目標。他們的軍隊依然建築在數量的基礎上；在這數量的觀念上，依據他們的新理論，又加上了以前所意料不到的高度流動性。德國的軍事理論，奉「閃電戰爭」(Blitzkrieg)為圭臬。意大利軍事當局在不數年前曾宣布「壕壘戰現可作廢」——因為「坦克車和高速度戰車的首先突擊，會衝破壕壘線，迫使戰在露天進行，其進軍之快，使趕築的新壕等於無用」。他們在西班牙戰爭中的經驗，也許把他們的幻想消滅了；但是各國軍事當局從此更顯出他們逃避錯誤的能力遠過於克服更具體的障礙的能力。在西班牙戰爭已發生了相當時期以後，蘇聯紅軍公佈的「新野戰條例」，聲稱：「蘇聯被迫事戰時，其根本目的，在於取得決定的勝利，並徹底殲滅敵軍。……我軍應在敵軍的全部陣地上，將其包圍而殲滅之。……現代技術方法是使我軍沿全部戰線及全部陣地上一舉而毀敵軍」。一九一四年的蒸氣滾路機，在理論上變成了一九三九年的機械化的雪崩機了。

軍人的職責在覓取有利於攻勢的新方法，因為發掘每一種進攻的可能是他的責任。而軍人之歡迎是以增進攻勢效能的新希望，亦為理所當然，不但因為職業軍人的概念難於改成「非攻勢」戰的概念，並且因為

【有限責任乎？換言之，保存實力乎？】人們常謂「有限責任」的戰爭是不可能的；又謂欲作戰而圖保存實力即等於邀敗。第一種說法是不合歷史；第二種說法是不切實際。英國之從事一切戰爭，自始至終採取利用海上壕塹和海軍軍力，以有限制的責任——即限制消耗的危險，因為消耗是戰敗最通常的原因——來取勝的政策。英國之從事每一次大戰，總是採取這種政策；而在歷次大戰中和大戰之後，亦總是獲得任何近代國家所不能有的持續不變的勝利。英國的主要武器是藉海軍之力施用經濟壓力。它同時又運用兩種輔助武器以助其成：一為財政的，包括供給同盟國以財力和軍糧；一為軍事的，包括派遣相對小的遠征軍擊毀敵軍易攻的要害，或黏合並鞏固同盟國的軍力。英國一方面發展海軍軍力的活動到最大限度，一方面限制陸軍軍力的活動至最小限度。英國以這種大戰略保存其實力，而將其所用的力量施之於敵軍最弱的地方。

對於一切現代國家，軍火的給養支配着其可以運用自如的陸軍軍力的比量；這種比量恆不等於一國人力總額的比量。就英國而論，我們對於它所能運用的陸軍軍力，還須加以限制。第一種限制，由來已久——其原因在於有海洋把英國與大陸相隔離。它在海外可能維持的陸軍數目，須視它能用以輸送軍隊和給養他們的航備量，以及它能分身保護其交通的軍艦數；犧牲其主要的海軍軍力來擴大陸軍軍力，即將墮於不智。

第二種限制是新近產生的——其原因在於飛機的發展，致使英國作為阻礙敵軍攻擊力的海上壕塹的價值大為減低，反而變成了其自身的一個障礙物。空軍軍力對於英國，對於保護其作戰力所依賴的人民和工業，已成為必需；英國不能供養任何足以吸取為其維持所必需的資源的陸軍軍力。維持大量陸軍，不但直接消耗了工業的和財政的能力，並且為保護和幫助陸軍還分去了空軍的一部分實力。陸軍軍力愈大，則為其服役所需的飛機數亦愈增加。還有一層，陸軍在燃料和軍火方面對於維持其交通勿使間斷的依賴性的日漸增加，不幸因空襲距離和威力的擴大，遂與交通間斷的危險性的增加成一正比例。因之，陸軍更易陷於麻痺的狀態。對於一支得在國外領土中維持——並且交通得賴遠涉重洋——的陸軍，其危險性尤大。

英國在為欲貫徹其政策的目的而從事於戰爭時，應該時時牢記着保存戰後為維持其政策所必需的實力。



他久已熟知有成效的進攻，假如是可能的話，所產生的精神上的鼓勵。因此之故，我們應該根據科學的立場，小心警戒，以免由「攻勢或可成功」的願望產生出「攻勢必可成功」的幻想。

【贊成攻勢戰的理由】 攻勢戰的理由，可用一句話來包括，即祇有採取攻勢才能佔領敵國的領土或陣地，而迫使其屈服。所以攻勢是獲取一次戰爭或一次戰役的真正勝利的唯一方法。進一步言，以攻勢作為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具有很大的心理作用之利，因為攻勢既可鼓舞己之氣，又可鼓勵本國的軍心。

【反對攻勢戰的理由】 攻勢是消耗極大的作戰方式。再沒有其他的作戰方式比得不償失的攻勢更足毀滅軍力或國家的了。

對配備和士氣相等的部隊採取攻勢，最接近成功者，當推一九一八年春德軍之進攻英軍；一般軍事學家為支持其攻勢信仰所最常引用者，亦為這一例證。但是即以那次攻勢而論，我們也得注意攻擊者的人數佔着三與一之比的優勢，且在六十英里之長的戰線上，有充分給養得以施行攻勢。況且，我們也得記着，德軍的攻勢，雖然藉一種新的技術和大霧掩護的助力，達到某種程度的成功，但是依然未曾得到決勝的結果。並且反間使攻擊者自身蒙受致命的影響。由於犧牲之鉅大與夫好夢幻滅的打擊，那次攻勢成為德軍後來潰敗的直接原因。

就經驗所得，可知守勢所佔鉅大的優勢是與日俱進的。但這當然並不是說攻勢永不能成功。在守軍並無有效的反攻武器以抵消攻軍飛機坦克等軍械的會戰中，攻勢儘可成功。縱令雙方的配備相等，但攻擊者的作戰技術遠較高明因而攻獲局部火力優越及心理威脅的效果者，攻勢亦有成功的可能。

於是第二個要解決的問題是：以整個軍事政策置於英軍作戰技術佔優勢的假定之上，是否為合理。如果把軍事教育應以澈底的改革和提高，則英國軍隊的精良，容可超過德軍；但是如果進行攻勢，則此一問題是否為已足，則仍需要考慮。就上次大戰過程中所得的經驗，即使最優良的攻勢抗禦，也需數量上佔三與一之比的優勢，始能使攻勢有效。在此次歐戰中，我們似乎沒有根據可以希望英軍的軍力，即僅配合聯軍的力

量，可享這種有利的優勢。這些考慮指出英國軍事政策需要重新確定，並且根據靈活性而不是根據渺茫的可能性加以改造。專為攻勢而組織並訓練一支軍隊，那無異將傾國之產孤注於一冷門，以此作為政策，那是太像以百博一而為飽樂觀了。

分析歷史上所發生的大多數戰役，損失者總是先施攻擊的軍隊。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攻勢學說鼻祖克勞斯維茲，謹慎地指出守勢是較堅強的作戰方式，雖然他認為守勢本身不能達到決勝的戰果。在為實現戰爭目的而必須積極毀滅敵軍的場合，他的理論是對的。但是即使如此，我們還有一種可以兼收防禦的直接之利與攻擊的最後之利的方法。歷史對於具有客觀眼光的學者提供許多證據，證明在敵軍施行攻勢而自竭之後再施行反攻，是最具決勝力的作戰方式。

【攻勢戰的基本條件】 在現代戰爭中，經驗告訴我們：攻勢戰要想成功，武器力必須佔着約近三與一之比的優勢。除非在資源總額有這種優勢的保證時，施行總攻勢的戰略即為不智。除非在某戰場上有這種優勢保證時，對那裏施行大攻勢亦為不智。除非在某陣地能創立這種優勢時（如突然集中），則即施行局部攻勢亦為不智。

【守勢戰術的應用】 現代武器發展的趨勢，特別有利於防禦。在上次大戰中，機關鎗樹立了守勢戰的優越性。今日機關鎗比從前更多了。第一次大戰以後改進最多的武器為平射炮和高射炮，這些都純粹是防禦性的。效力最大的化學武器如芥子氣也具有同一的偏性——因為凡是散佈着芥子氣的地方，軍隊是不能前進的。

我們應該知道，這種舊瓶新酒保存實力的戰略，並不含着純粹消極抵抗的意義。其目的在於使敵軍明瞭他的從事於戰爭只是有失無得。其原則在於避免以攻勢決勝的徒勞無益的企圖。其方法在於不僅閃躲敵軍的進攻，並且使其攻勢付償最重的代價。這在軍事上叫做主動性的和流動性的防禦戰；在這種防禦戰中，必須應用戰略的和戰術的機敏反應，以及繼續不斷的牽掣行動：來擴大直接抵抗的效果。這要比猛攻敵軍的要緊。

陣地予我更大的用武之地，顯示我更高的軍事機能。在這種攻守並施的戰略中，流動性的陸軍、海軍、和空軍都佔着重要的地位。經濟壓力也得兼施並用，藉以加強軍事方面逐漸消耗敵軍的手段。總而言之，這是一種最新式的「超游擊」戰爭方式 (A Super-guerrilla form of war)。

當我們從一般的轉到特殊的時候——亦即轉到目前西綫局勢的時候——採取這種戰略的需要，尤其明顯。在現狀之下，至少在開戰初期，英法欲在西綫施行攻勢戰略，實爲笨舉。這一點只要用最簡單的計算，就可以明白——因爲下動員令以後，英法只能開拔六十師至七十師的兵力到戰場上，而德國却有一二〇師。沒有那一個聰明的統帥在這樣的總形勢之前可以希望達到充分優勢的局部集中。只有在軍人的夢想中，一對二的劣勢才能轉變爲三對一的優勢。仗這樣的局面欲圖有所動作，無非證明其爲夢囈而已。

反之，如果採取總守勢，而與一種「牽掣的攻勢」配合起來，則可以提高利益與減少犧牲量，並增加其一般的價值。這可從下列四方面下手：(一)以迅速的集中，最大的火力，對正主綫的弱點施行局部的或有限的襲擊；(二)利用砲火和空襲騷擾敵軍給養綫和休養營；(三)利用海軍遮斷，再集中壓倒優勢的陸軍襲擊敵軍無法增援的隔離的根據地或領土——但在這方面我們應該知道除非我方空軍能作有效的掩護，否則在敵國海岸登陸幾乎是不可能的；(四)利用海軍和空軍的配合力，對敵軍的給養系統及其國內生活行使總搗亂。在現代戰爭中，要是雙方實力多少相等，而欲採取攻勢，則惟有發展這種超游擊戰的方式。

我們尤其應該知道，防禦是一種心理的攻擊——攻擊敵國人民的精神和士氣。一個國家施行侵略戰易，而欲在長期戰爭中團結其多方面的構成分子難，維持他們爲了顯然具有侵略性的目的而繼續作戰的意志更難。假如這樣一種攻勢遇到反攻擊，則侵略者的政府便可團結其人民，欺騙他們說，他們的作戰是爲保衛祖國。如果攻擊遇到了防禦，則這種欺騙之詞就極難自圓其說。這可削弱敵國人民的意志，造成他們的內亂，使他們對自己的統治階級是侵略者，應負以本國人民爲受害者油釜的責任。假如攻勢不能收獲可資抵補成本的結果，則這種心理狀態，這種精神喪失，立刻會發展開來。最使部隊洩氣者爲目睹他們同志的屍體堆積於

攻不破的防綫之前，那種印象立刻會傳回到後方的人民。

就局部方面而論，要是條件有利，「攻擊爲最好的防禦」也許仍然是對的。但就全體而論，在現代的人員戰爭中，一個新真理愈益明顯——防禦爲最好的攻擊。

## 第二篇 陸海空軍根據地的保衛

### 陸防戰術

自一九一八年以來，侵犯英國本國陸地的危險，很少引人注意，也許因爲在這四年戰爭中，敵軍未嘗有大規模登陸的企圖。現在我們有正當的理由可以不必重視敵人採用舊時的方法侵犯英國的危險，因爲空軍的發展已經大大減低從海上侵犯的可能。在敵國海岸登陸，永遠是最困難的軍事行動之一。這種軍事行動現在成爲更困難，真的幾乎不可能，因爲當一隊運輸艦駛近海岸時，是守方空軍易摧的目標。用沒有甲板掩護的小艇登陸，更容易受空襲。登陸任務祇有在軍事行動時把對方飛機逐出天空才可完成。但是守方的飛機，因爲是從陸上起飛的，所以數目幾乎一定可以超過攻方在其軍艦上或航空母艦上所載用以掩護其登陸的飛機。

在一切軍力之中，空軍的流動性和伸縮性最大，尤其當它在本國領土作戰的時候，那裏恆有一連串的飛機場密切地聯絡着。它可以大量迅速集中於據報有侵犯者登陸的一點。反之，侵犯者的來源却受嚴格的限制，除非在他不但能進行登陸並且能佔領一塊足以建築若干飛機場的對方領土之後。在現代條件之下，海外航空更有對那些母國空軍不能增援的孤立的殖民地，始有成功的希望。

所以英國本國，對於防止這種舊時方式的侵犯，至少現在要比從前更安全。這個島國不會受侵犯的軍隊所蹂躪，除非由於其他原因而屈服以後。假如敵軍有機會直接對英國施以決勝的打擊，則這種打擊祇有來自

壓倒的空襲。但這種從另一國飛來每次攻擊後又飛回的空襲，就不是普通所謂的侵犯了。這實在是一種「規模」的襲擊。

可是目前新式侵犯的嚴重威脅不可謂完全沒有，那是用「陸上部隊」而不是用「陸軍」。這種可能性正在舊危險逐漸消滅時產生出來。那就是蘇聯所發展的降落傘部隊；自從他們發明以後，有幾個大陸國家曾經加以摹倣。蘇聯在一九三六年演習時，有一隊一千二百人的兵力，攜帶一百五十挺機關槍和十八尊輕野戰砲用輸送機帶到一百英里以外敵軍後方的飛機場。部隊在降落後的八分鐘內即集合於場上而肅清了守軍。從此以後，用於這種作戰方式的部隊，規模日見擴大。

在戰爭的狀態下，這樣的一支空中遠征軍顯然會遭遇到許多實際困難；它在空中通過的時候，在着陸的時候，以及在着陸以後的維持，在在會遭到危險。但是任何新奇工具，在戰爭中開始採用，恆有大利——這一種的勇猛，尤其是與流動性配合在一起的時候，是值得試的。由於活動範圍的廣大與夫變幻莫測的威力，「降落傘襲擊」的確具有可能性，祇有呆子才會小覷它。它的間接戰略影響也許比實際效果更大。

一切軍隊以及差不多所有的統帥，都恐懼後方襲擊的威脅及其交通之被切。知道敵軍有降落傘部隊可以降落於附近重要的橋樑或其後方要害點，恆足增加這種恐懼心。爲了預防這種危險，司令部也許會在交通綫上增派支隊和崗位；這樣，從集中的主力中所減削的兵力，就好多倍於敵軍所擁有的降落傘兵力。此外，還有心理上的緊張。這樣，僅僅以其存在的威脅，這種兵力就可產生可觀的效果——遠較他們實際所加於對方的損害爲大。

至於它們的實際運用和物質效果，我們似乎可以作這樣的推測：在人口稀少公路惡劣的國家，尤其是亞洲或非洲，他們可以有活動機會。又在山岳戰中，像可用少數人抵敵許多人的一個關口或一個窄狹的山谷，也有他們活動的機會。以降落傘隊佔據敵人後方的據點，可以阻止其增援，切斷其給養，或阻擋其後退。

但在大部份的西歐，陸上兵力密集，公路交叉縱橫，一有小隊降落傘部隊着陸，就立刻會被摩托化部隊

和坦克車發現，駛到當地加以壓倒。這種從空中來的分遣隊，在英國更少成功的希望，因為在英國境內任何降落部隊的附近地點不會有大隊敵軍可以衝破防禦的戰線而加以援救。所以用空中運輸的部隊來侵犯英國，可以作為未必有的事。

但是真正危險依然存在，這種危險如果不加計及，即將陷於不智。那是降落個別的或一隊的怠工間諜的可能性。他們可以擴大並發揮空軍轟炸的損害。在大規模空襲所產生的混亂之中，怠工隊可以在「炸彈丟下來時飛機搗亂」，增加紛擾和破壞。電報線和電話綫可被割斷。鐵路橋樑可被炸毀，從而延誤部隊和糧食的運輸，擾亂被炸區域逃出來的難民的疏散。這樣所產生的交通擁擠，可以發展成為大規模的停滯。

#### 海防戰術

要進行一次戰爭，或遂行任何軍事行動，第一步必須保住根據地的安全。這一粗淺真理，那些在喊「攻擊為最好防禦」、力主「得勝須建立大軍」的人，實在太容易忘却了。把這條原則應用到英國的特殊問題上，保全根據地的主要條件是實施預防的和保護的辦法，使它的工業能夠維持戰爭工具的生產而無嚴重的間斷。另一個輔助的條件，是要海軍實力達到能使它相當地保證充分的糧食和原料到達本國，以維持其人民的抵抗力及其主要工業的生產力的程度。

在現代戰爭的發展中，英國的安全保障，因為地理上的接近，已與法國的安全保障不可分離。如果法國落入敵手，它的海口和空軍根據地可資敵用，則英國生命之血的流通就可很容易地被切斷。所以法國的危險也就是英國的危險。

可是英國還有更進一步的危險。基本事實在於它的人民需要糧食，它的工業需要原料，它的軍隊需要動力，而這一切給養都得依賴海外。所以自由運用航路，對於英國的生存是必要的。維持一支足以保全海上交通的海軍，永遠是個必要條件。由於工業化程度的增加和國產糧食供給的減少，這個條件現在比從前更為重

要。它的需要幾有三分之二得賴海外輸。復次，英國的自衛能力全賴原料對工廠的供給。爲此之故，保全海上的交通，甚至比防禦都市之受空襲更爲需要。但前者並不減少後者的重要。因爲英國，由於工業化程度的關係，對於空襲的感覺最爲敏銳；它的首都由於面積、地理、及其同時爲一個主要港口的緣故，最易摧毀。所以適當的防空也是必要的。

不幸海上間接的危險，與空中直接攻擊之新威脅的發生，同時增加。德國的海軍，都藏在北海，英倫三島好像一條防浪堤那樣橫臥於其通路，所以德艦可從其根據地出現襲擊英國的海上商船。除了稀有的場合以外，只有潛艇可以溜出來妨礙英國的海上交通。這些潛艇，航行的距離既如此遠，在到達活動地點以前所遭遇的困難又如此多，每次同時活動的至多只有三〇艘。但是英國雖然有三千艘驅逐艦和輔助艦與之作戰，僅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一個月，英艦被炸沉者即近一百萬噸，差不多每四艘輪船開出去，就有一艘永遠不回來，而英國幾瀕於戰斃。總計它們一共炸沉了英艦一千一百萬噸，等於一九三九年初英國商船的總噸額。

在上次大戰中，潛艇活動的範圍雖然非常廣大，但英國商船的大部份損失，都發生於駛近英吉利海峽和愛爾蘭海的時候。這些海上變成了商船的公墓。今日潛艇從西班牙根據地出發，較之一九一七年從德國根據地出發，更容易達到。我們很有理由可以懷疑有些潛艇偶或在西班牙領海中取得非法的援助；一個法西斯的西班牙，現在即使不公開參戰，也會以隱蔽手段供應他們極大的便利。復次，我們不但要考慮潛艇，並且還得考慮海面的襲擊。在一九一四年——一八年狀況之下，這種襲擊的障礙，甚至遠過於潛艇通過英倫三島所構成的「防浪堤」而溜到公海上來的困難。即使如此，有幾艘德國巡洋艦在戰事爆發前出差於國外者，尙成爲英國背上之刺。愛爾登號輕巡洋艦，在開戰以後三個月被炸毀以前，於印度洋上攔亂商運，成功不謂不大。在這三個月中，該艦捕獲商船達二十三艘，毀滅汽油五十萬加侖，雖然在她活動區域担任追蹤或巡邏的英國軍艦一度多至七十八艘。另一艘巡洋艦卡爾斯魯號在其短促的事業告終之前，曾擊沉九艘商船。這些過去的事實，指出此次戰爭中數目更大的商船襲擊者如果能夠利用西班牙的港口作爲攻擊大西洋航路——差不多

英國全部的給養不得不由此路運輸——的作戰根據地，則其予英國海軍的困難及予英國給養的危險，比上次大戰要大得多呢。

就戰術上言，海軍的性能，較陸軍更富於攻擊力，因為海洋不能供作守勢的根據地。不攻擊就只有撤退。但就戰略上言，海軍的性能，其攻擊力較陸軍更受限制，因為它限於海上。海軍可以用來肅清對方的海上商業，隔絕其殖民地，並封鎖其海口，使其人民無從得到糧食和其他給養。這種動作，對於像英國那樣的島國是致命的打擊——這就是為什麼一支能夠超越任何其他國家的海軍為保障英國安全之基本需要的原因。但對一個大陸國家，海軍力量僅能造成一個嚴重的障礙，除非陸上疆界也被封鎖。在這個場合，要非完全能夠自給，它就要逐漸餓斃而致降服。就嚴格意義言，海軍不能打勝仗，好像從前的陸軍那樣——擊敗敵軍防禦力，佔領其國土，從而迫其屈服。

即使戰略運用得當，海軍有戰勝可能，然其任務的達到亦必受戰術限制的阻礙。海不能像陸那樣有效地被「佔領」。在海的本身，它沒有一定不易的交通線可用坐鎮的方法加以控制，沒有據點可用「派遣監守」的方法加以永遠支配，沒有天然屏障可以阻止敵軍進出；誘敵入甕。完成「海上控制」——易言之，即逐出敵人於海上——的唯一有把握方法是完全毀滅他的海軍軍力。但是劣勢的一方往往有機會用長駐在港內的方法來避免被殲滅。如果它為搗亂敵軍商運而欲出來，則其潛出的機會又較大於陸上出擊的軍隊。

在從前，一國海軍如果不能誘敵交戰的時候，普通所用的肅清敵軍於海上的方法是封鎖其海口——把自己的艦隊放在海上封閉通路。就是這種方法也不能造成一個牢不可破的屏障，何況維持艦隊的消耗很大。不過封鎖愈嚴密，則掩護本國商運及排斥敵國海上交通的功効愈大而已。雖然如此，在上次大戰中，我們看到「海上控制」日益受到限制。担任封鎖的艦隊，不但不能像過去那樣繼續佈陣於敵國海口使其船舶不能入海，現在反而為避免敵軍魚雷和水雷的反威脅，不得不停駐於安全的距離。它自己有限的燃料容量，亦是使它不能像帆船時代那樣執行嚴密封鎖的另一因素。因此之故，艦隊只好仍照常駐在本國有保護的軍港中，在那裏



遠遠掩護較小軍艦控制海上航路，保護商船；這樣可以攔截敵軍戰鬥艦隊的突擊。在上次大戰的特殊環境中，這種遠距離封鎖頗能收效——除了被潛艇脫逃及減低其防禦價值以外。但它的效能在於英倫三島地理上的位置——坐鎮北海的通路。

就上述事實觀之，可知嚴密封鎖在原則上是英國那樣一個強國之唯一健全的方法。但在實踐上此法極難辦到——因為除魚雷和水雷的危險外，現在又加上以海岸為根據的飛機空襲的新危險。即使此法能夠辦到，亦會受到高速度軍艦及潛艇之脫逃的影響。所以如果結論是英國不能再採取嚴密封鎖的方法，則這一結論的確有些惱人，因為在現在的戰爭中，對方可以在英國地理障礙以外的根據地活動。對方解脫了從前那樣的封鎖狀態之後，會轉而攻擊英國的側翼而削弱其從前遠距離封鎖的效果。在這種情形之中，不完全依賴海外給養的劣勢海軍軍力，在性能上似反較須保護生死攸關的交通線的優勢海軍軍力為有利。前者發揮海軍游擊的可能性，其機會恆較後者為多。

究竟須用什麼方法來對付這種威脅，實在難於豫定。像第一次大戰時所用的護航制度，得靠遠距離封鎖制度所提供的掩護，藉以抵制大規模襲擊軍的妨害。在這種掩護下，有幾艘驅逐艦即可保護每一隊商船，對付潛艇的襲擊。然如果襲擊是從對方較大的軍艦而來，則每隊商船似需以威力更大數量更多的軍艦來護送。就英國海上給養的規模而論，每隊商船在公海上予以這樣的護送，實在是不可能的。

最好的希望當然是引誘敵軍在戰端初開的時候促其交戰，予英國優勢的戰鬥艦隊以毀滅他們的機會。但這一着打算是不可靠的。他們既然利用這種有利他們的新環境，又怎麼肯自己去招致大禍呢？

為預防威脅計，我們必須採取真正可以解決問題的辦法。將巡洋艦實力和潛水砲艦實力的比例加以大變更，原是一種方法。但無論如何，總必須做到陸軍軍力的擴展不危及新海軍問題的解決的地步。

轟炸機這種武器的命中率至今仍較大砲爲低。它的效力多賴機會，所以要想收鉅大的效果，則對任何標的施行空襲時，飛機數必須較機會大好幾倍。三架飛機的空襲，其所收的效果，也許不及一架飛機，但是三十架飛機的空襲，則往往可造成十倍以上的損害。使飛機成爲絕大危害的是在今日歐洲空軍所有轟炸機的數量，再加上它們活動半徑的擴大。速率及備重量的增加，倒在其次。因最近轟炸機速率的增加，反而使命中率減低。

在空中，攻勢戰依然佔着優勢——因爲它具有避脫防禦的力量。但是空戰中防禦的效力雖不能與攻擊的效力等量齊觀，然而防禦究竟是個強大的嚇阻物。這種效力隨防禦工具的增加而累進。極優良的防禦，誰也許只擊下很小一個百分數的攻擊機，但是命中數的增加，縱極少，也可以嚇走數目很大的飛機羣。酷嗜和平的英國民族，恆從容易被侵略的標的來觀察戰爭的前途。他們看到被侵略的標的增多，因而感覺受致命打擊的危險已隨而擴大。其實我們應該從侵略者的眼光來看被侵略的標的——觀察他的無能。他是一個需要速戰速決的人。英國的問題在於阻止速戰速決——尤要者在於確保其本身，以免受致命的打擊。

在比較空戰中攻勢戰與守勢戰的價值時，有幾個實際的問題值得考慮。有利於守勢戰的第一點是：被擊傷的戰鬥機是降落在本國領土上的，因而一部分的飛機得以保全，大部分的飛行員得藉降落傘保全生命。反之，轟炸機如被擊中，是落在敵國領土上的，不論傷勢輕重，總是人機全失。而且一架轟炸機上所需的飛行員人數較戰鬥機爲多，其訓練的時期亦較久。不利於攻勢戰的另一個理由是，轟炸機所需裝載的汽油和炸彈等重量較戰鬥機爲大，守勢戰還有一個實際上的利益，即一架轟炸機的成本可以製造和維持好幾架戰鬥機。所以攻勢戰在人力上、物質上、和財力上是一種消耗較大的作戰方式，這句話，在空戰中較在陸戰中更爲適用。

### 第三篇 前哨陣地的防禦戰

#### 中心防禦——法國

正像過去一樣，法國人信仰堅強的陸軍。他們之所以信賴陸軍，亦有其充分的理由，雖然其一大部份的配備尚未臻現代化。但是他們的訓練之澈底，遠非新擴充的德軍所能望其項背。法國的政策並無含有侵略的打算，所以更適於現代軍事條件。

這些優良的性能，可以抵銷法國軍力單薄的缺點。以平時實力計，法國國內現役陸軍包括各種兵種在內共計三十三師，而德軍至少有五十二師，意軍四十五師。在機械化部隊方面，德軍優勢的比率更高，計有五個完全機械化師，而法國祇有兩師；他方面，構成步兵一部份的坦克車，法國所佔比例較大，其裝甲亦較德國後來所製造者為厚。他們的砲兵兵源，也許還要大一些。進一步言，普通計算陸軍的規模，往往以師數為單位，但是這種計算方法，並不能正確代表法國的實力，尤其在防禦方面。因為馬奇諾防綫的常駐部隊，吸收了平時軍力的一大部份。構成這支駐防軍的部隊——他們的綽號叫做「介壳堡壘」——都是經過特別訓練按照每一要塞地點而配合的，好像手工做的衣服一樣合式。總計起來，他們的數目至少等於五師，但其真實的價值遠較此數為高，因為他們所防守的防綫本身就非常堅固。雖法國平時的國內常備軍數，不過五十萬人，而德軍却差不多有一百萬人，然在第二次大戰中，法國擁有受過訓練的後備軍之利，而德國則依然受第一次大戰以後長時期不許徵兵的影響的阻礙。但是法國雖有五百萬左右受過訓練的人員，這並不是說，在戰爭一爆發時，他們即可將此數全部調用。可資運用的人數，須視組織與分配而定；法國下動員令的時節，至多只能召集兩倍於平時常備軍的數目。因為在現代戰爭中，一國所能生產的精軍之多寡，其工廠的產量比生育

率有更重要的決定力。

法國戰時的戰略計劃，自必爲人力和工業生產力的限制所支配。無論從那一方面的比較數來計算，都不能希望他們用攻勢戰來擊敗德軍。在第二次大戰中，他們必須記取「量布裁衣」，保存實力的必要。

法國人對於保衛法國抵抗侵犯這個特殊問題，較能深慮熟謀，根本是以守勢爲基調來解答這問題。由於這種趨勢，他們對邊疆要塞，都曾大興土木，近十年來不知化了多少人力和財力在那些要塞上面。馬奇諾包含一連串砲台和防舍，其比例不但隨地而異，且隨財力而異。最初建築的一段，起自郎古昂 (Longuyon)，迄於佛日山 (Vosges)，正在魯森堡小國的對面。嗣後沿萊因河伸展到瑞士邊界，最近又沿比利時邊界直築到里爾 (Lille) 之外。這條要塞總的目的，與其謂在築成一條百攻不陷的屏障，則寧謂是在於遷延時日。主要的意圖是在吞吸突擊，並掩護自己動員的過程。

這條鋼骨水泥屏障的堅強的性能，以及沿法意邊界阿爾卑斯山天然屏障的相類要塞的發展，其所賦予法軍的防禦力，比用數字計算出來的實力更要高得多。這條防線又可使法軍調動靈活，來增援受敵軍集中兵力所攻擊的任何一段。

我們既知道現代防禦的力量，並知道配合於短狹的法德邊界的法軍軍力的相對充足及其要塞的堅固，就不難想見敵軍倘輕易來犯，不會有多大成功的希望。敵人最大的成功希望，在於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發制人，因爲英國的野戰部隊不能及時趕到那裏來幫助抵抗這種閃電戰爭。法軍一旦下了動員令，以步兵爲主的英國野戰部隊所能增加於他們的實力者，爲數甚微。它對他們的價值很小，而自己被牽入於在陸上作密集戰的危險倒是很大；那種戰法的成效之微與消耗之大，恐將遠過於上次大戰。德軍攻擊法蘭西邊界之不可能的同一理由，也可應用到法軍向對方的進攻，而且理由更堅強一些。

歐洲各國中，最近最有理由感覺到開誠布公愛好和平不適於防禦侵犯者，厥惟比利時，尤其因為它是一個處於強鄰之間的小國。大凡安全保障，多視地理而定。在一個要想多佔地位的同寢者旁邊，不容易睡得安穩；如果你竟睡熟，醒來便會在地上。當一九一四年德國在戰略上認為取道比利時為繞過法國要塞屏障的捷徑時，比國的自衛力便因為戰前數年的貪睡而蒙受了莫大的損害。

比國的防禦計劃顯然只有這樣：守住謬司河天壘和謬司河旁列日這座橋頭，一方面利用亞爾丁林區為吸收敵軍從那路而來的突擊的彈性緩衝地。亞爾丁林區可以供作一連串優良的防守陣地，所以這裏須用充分的兵力來發揮這個大障礙物的延遲力。不過比國人如果單靠自己的兵源來實施這樣一種戰略，不免要累及他們守住謬司河主要陣地的能力。復次，他們還得計及必須應付從新方向而來的危險的可能，即荷蘭側翼，那裏他們更易於被攻破。兩年多以前，比國一位大軍略家勒爾昆（Robert Leunquin）以最肯定的話說：「我們的軍事當局深知攻擊會來自北方，而那種攻擊會是一種閃電襲擊」。

我們不得不承認：比國防線的北翼，比南翼更易被攻破，雖然一九一四年的侵犯者是由南翼而入的。這一方面的危險，當然只有在德軍侵入荷蘭領土後才會發生。所以比國人以焦急的眼光注視着他們的荷蘭鄰國的防禦狀況，因為荷蘭的防禦狀況密切影響到他們自己的防禦效力。

他們之所以這樣焦急，在現在看來，實在是應該的。因為荷蘭南部的防禦極其不夠現代化，而其一般的防禦準備又不及比國的前進。即使一個偶然經過的旅客，也可看到要害點的戍守所太稀疏，而且這些戍守所顯然需要好好地掩護。

荷蘭當局正在設法彌補較明顯的缺點。他們在沿德國的邊界上，正在建築戍守所，藉以掩護越過馬司河（Maas）及亞爾河（Yssel）的公路幹線和橋樑。這些地方，常川駐着二十五大隊的邊防軍，共約八千人，在數小時內還可大量增援。如果再用水淹炸毀橋樑的辦法，則這支軍隊對抗敵軍突入的稽延力，還可增加。荷蘭水道的衆多與寬闊，對於抵抗敵軍機械化部隊之疾進，固然提供高度的天然保障，但把荷蘭對付侵

犯者的軍隊抵抗力估計過高，實為不智。在該國北部須德海（Zuidre Zee）及愛塞爾河以東，難望有短時期以上的牽掣。至於荷蘭南部，馬司這條廣闊的河流是一面天然的盾牌。在此河後面的低濕地帶原是一個有用的屏障，但因荷蘭政府的疏水工作，却給與了敵軍機械化部隊深入的便利。我們只要一參攷地圖，就可知道敵軍入侵的危險，不僅以荷蘭一國為限。因為侵犯軍如攬得並佔領萊因河之南的荷蘭一部份，即可控制薛爾特河（Schelde）及安特衛普（Antwerp），威脅比國要塞地帶力量最薄弱的一方面，並在離英國海岸的一百英里內，建立空軍根據地。對於這些危險，都應該加以特別注意。

比利時陸軍之重行配備 雖曾受經費困難的限制，而且建築要塞還用去一大部份的款子，但就防禦的觀點看來，它的軍備在陸上總可算是相當優良。除輕重機關槍以外，精良的平射砲砲數也足夠應用。在施行反攻的時候，比軍的砲兵實力也許還不足，坦克車也感缺乏。即以純粹防禦而論，重炮兵源的薄弱也足減削牽掣敵軍侵略的效力。但更嚴重的是目前高射砲的顯然不足。在一個部隊調動難於隱藏因而空襲危險甚大的國家，這種對抗武器的不足，實使防軍精神上感受無限的威脅。至於飛機數目，就其與陸軍比例而論，可算相當的多，但是最新式的飛機數太少：大部份都是六年前英國製造的發來式機（Perey），在當時的效能固然很高，但現在似難與鄰國高速度的戰鬥機及轟炸機相抗衡。所以比軍的空中掩護的能力——這對於陸上持久抵抗極關重要——得賴其他列強的援助及其防空設備的發展。

我們有很好的理由可以相信現在比國保衛其中立的能力，遠較一九一四年時為大，並可相信近年來所採取的步驟，業已達到足以抵抗任何閃電襲擊的程度。由於水道的縱橫交叉，以及它的組織的方法，由於它業經準備就緒的破壞網，現在它的抵抗力已遠較一九一四年時為強。但我們不希望它自身的軍力足以無限制抵抗大規模的長期攻擊，尤其是在這種攻擊擴大到它的北部邊界的時候。任何一方攻擊的成敗，得視空間與軍力密度的比例。比國邊界的廣袤和它的軍力比較起來，使它的防禦處於不利的地位，雖則地理和它自己的努力業已大減其逆勢。

瑞士致全力於其中立地位的維持；他們密切地注意着法國及德國利用其領土作繞道之舉的可能。政治上的疑點，姑置勿論，根據軍事的理由，法國殆不至佔領瑞士的領土。征服了瑞士，他們依然要遇到萊茵河以及萊茵河後面的黑森林；即使奪得邊界，還是不能達到德國領土中的重要目標。德國在軍事上倒比較有佔領瑞士的理由，因為深入法國邊界，可使侵犯者進入梭恩河（Saône）的廣大流域，繞過佛日山屏障及主要要線，從而威脅里昂以及與布羅溫斯省（Provence）及地中海的主要交通。但是這種側翼運動之能否成功，首先須視能否擊破瑞士為保衛領土而作戰的抵抗力。機會怎樣呢？

任何的估計必須顧及下列的三大因素：該國的地勢；在現代戰爭條件下防禦戰之經常的優越性；及瑞軍在此種攻擊襲來時的準備程度。第一個因素是不變的；第二個因素根據最近的軍備發展，亦少改變，所以攻擊的機會更有賴於閃電戰的可能性；第三個因素是可以改進的，藉以減少侵犯者的閃電戰機會。作者曾乘汽車遍歷康士坦士湖至巴塞爾的萊茵河邊界全線，界後的許多山區，以及巴塞爾與日內瓦之間的殊拉山（Jura）的大部分邊界。在地圖上，前一段的障礙似乎較少，但仔細一考察，其困難即成爲不易克服。萊茵河以南的山脈雖不甚高，共有幾處離河面在一千英尺以上，但陡峭而多林，經過山脈的公路有無數狹徑，在那裏，位置良好的平射砲和機關槍可以阻止敵軍的前進。輕坦克車欲駛經這些公路，不斷地要遇到高峻的障礙和無從飛越的陡峭的斜坡；摩托車在那裏將受到更大的阻礙。如果在平時對這一地帶已有過周密偵察的準備，則車身較長的強力坦克也許可以完成其廣大的正面進攻，但是目前在西歐作戰具有這樣性能的坦克爲數很少。

自一九三六年國防法公布後，瑞士的陸軍目前正在大規模地改組並改裝配備。現在有九師靈敏的平地兵和分配適當的三個獨立旅的山地兵，替代了戰前式動作不靈敏的六師軍隊（每師計十八大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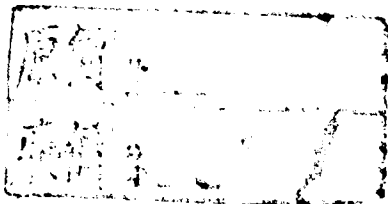
空軍實力業已增加，現有第一綫新式飛機近九百架，都是在瑞士廠中製造的。除高射砲隊及偵察站和聽

音網的增加外，非武裝人民的消極防禦也已精密地組織起來。

新組織之最有意義的一點是特殊邊防旅的組成，這種邊防旅一接通告即可開到邊境——萊茵河邊界後的全線以及西北經殊拉山、南部經阿爾卑斯山的各山隘——上的一連串小型要塞中。

瑞士雖無經常可用的軍力，但其民團制度在軍事的準備上却產生優異的結果。由於久已養成的尚武習慣，以及儘量將男子的兵役與其平常經驗相調劑的方法，瑞士可以比任何其他國家更迅速召集從軍分子。軍官方面，戰術的知識和統率的能力也較許多職業軍隊更為發達。瑞士陸軍系統所感到的障礙，在於較專門的軍事技術方面以及由習慣養成的穩健的動作。在現代狀況之下，戰爭的工具和方法愈趨於複雜，這種障礙便愈益顯著。

至於這些障礙是否達到危險的程度，則尚是一個疑問。由於瑞軍所處的地位根本是防禦性的，並且因為地理條件利於防禦，所以該國陸軍在技術上的缺憾，大半可由守勢戰固有的優越性這個事實得到補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973B

